

先知与僭主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僭主》中的忒瑞西阿斯先知

黄瑞成

忒瑞西阿斯（Teiresias）先知是古希腊最早的先知，最早记述忒瑞西阿斯身前的古典文本是赫西俄德叙事诗《墨兰波迪亚》（Melampodia），而最早记述忒瑞西阿斯先知身后的古典文本是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然而，在伟大的叙事诗人口中，忒瑞西阿斯先知要么与神明同在，要么与亡灵为伍，却不在城邦之中，最早让忒瑞西阿斯先知“进入城邦”的是肃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

刻画忒瑞西阿斯先知形象手法最高超的肃剧诗人，当首推索福克勒斯，他的《俄狄浦斯僭主》就是演绎“先知与僭主”主题的典范之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僭主》中描摹先知与僭主关系的戏段，就是这部肃剧的“第一场”。为了理解这一核心戏段，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俄狄浦斯僭主》的“开场”和“进场歌”与“第一场”和“第一合唱歌”。

—

在全剧第一段念白中，俄狄浦斯大显“王者”气度，俨然自居为古老的卡德摩亚人民的“父母”：

啊，孩子们，老卡德摩斯的这一代后人，
……
我，大名鼎鼎的俄狄浦斯，
亲自出官来听取你们的求告了。（行 1-8）¹

他又单独对祭司说：

啊，老人家，既然年岁让你有资格代表大家，
……
我愿全力帮助你们。心非铁石，
我岂能不怜悯你们这样的乞援人。（行 9-13）

然后，祭司发表长篇演说，告知俄狄浦斯城邦发生了瘟疫，并为俄狄浦斯歌功颂德，说他曾破解了“残忍歌女”斯芬克斯的谜语，解救了城邦，并向俄狄浦斯乞求：

你，凡间最善的人啊，救救城邦；
也保住你自己的美名！
为了你早先的热心，这地方

¹ 《俄狄浦斯僭主》文本参照张竹明先生译文，但依据原文作了必要的改译，改译的原则是“紧扣原文字句的字义和词序”。张竹明先生《俄狄浦斯僭主》译文，参《索福克勒斯悲剧》，见《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卷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页 1-110；《俄狄浦斯僭主》原文参哲布（Sir Richard Jebb）编注，《索福克勒斯肃剧与残篇校注卷三〈安提戈涅〉》（Sophocles, the Plays and Fragments, with critical notes, commentary, and trans. in English prose, Part I: The Oedipus Tyrannus, 2 ed. Cambridge, 1891）。

至今还称你为它的救星。（行 45-48）

可以想见，对俄狄浦斯家族的故事早已了如指掌的雅典观众听了这番话，一定会有莫名的荒唐感：杀死老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俄狄浦斯，在祭司口中竟成了“凡间最善的人”和城邦的“救星”！接着，克瑞昂（Creon）从皮提亚带来了阿波罗的神谕，说只有“清偿一笔血债”，惩罚杀死前国王拉伊俄斯（Laios）的凶手，才能消除瘟疫——克瑞昂这番话完全契合雅典观众此时此刻的思绪。俄狄浦斯进而追问，为何迟至今日才追查杀死国王的凶手，克瑞昂说：

那说谜语的斯芬克斯迫使我们应对，
搁下了那情况不明的事件。（行 130-1）

这等于说，是俄狄浦斯自己阻碍了追查杀死老国王的凶手：我们知道，拉伊俄斯死后，克瑞昂继得王位，他是“地生人”（Spartoi）的后裔，又是拉伊俄斯的姻亲，但外戚继位，其合法性向来疑云重重；后来，斯芬克斯危害忒拜城邦，必然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克瑞昂一定是迫于民众的政治压力而无奈发出布告，愿将王位让与能解破解斯芬克斯之谜者，并以拉伊俄斯的妻子、王后伊俄卡斯特（Jocasta）相赠，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后，克瑞昂履行了承诺；²然而，克瑞昂仅凭这一点就将王位让于一个“异邦人”，实为冒险之举，而将自己的亲姐妹赠予一个“异邦人”，实在是寡情之人；拥立新王后，人民很快就将老国王被杀这件事置诸脑后，以至于连俄狄浦斯本人都不知情。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索福克勒斯情节处理中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亚里士多德，《诗学》，前揭，页 50）。然而，人民在新王面前讳言老王，完全合乎情理；其次，索福克勒斯并没有说俄狄浦斯根本不知道老国王，相反俄狄浦斯亲口说：“我知道，听说过，只是从未见过他。”（行 106-7）俄狄浦斯只是不知道老国王缘何而死，也不知道是谁杀了老国王。

可见，俄狄浦斯是在忒拜城的一场政治危机中，凭个人的智慧获得王位的。既然如此，为何又说他是 τύραννος [僭主] 呢？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本来就是拉伊俄斯的儿子，说明他是当然的王储；但俄狄浦斯又是弑父的凶手，他杀了先王又成了新王，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僭主”：俄狄浦斯既是“僭主”又是“君主”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后世对索福克勒斯这部肃剧剧名的理解莫衷一是。因此，要判定俄狄浦斯究竟是“僭主”还是“君主”，唯一的办法是“听其言观其行”。

“开场”末尾，祭司对民众说：

孩子们，起来。国王答应了请求，

… …

为我们消除这场瘟疫，制止它继续流行。（行 147-50）

祭司将消除瘟疫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俄狄浦斯身上。然而，在随后的“进场歌”中，由忒拜长老组成的歌队从头至尾只是祈求诸神的救护，对俄狄浦斯只字不提。可见，与城邦的御用祭司和民众不同，忒拜贵族们并不指望靠俄狄浦斯

² Apollodorus, 《希腊神话轶闻集》（The Library, ed. and trans. Sir J. G. Fraz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London 1921），卷三，页 346-49。译文参照周作人先生中译，见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页 169-170。

来制止瘟疫。于是，在“第一场”开头，俄狄浦斯对歌队表示出巨大的不满：

你乞求神灵，其实，只要肯听信我的话
并治疗自己的疾病，你就有希望
找到救助，摆脱苦难。（行 147-50）

从歌队祈求诸神而对他只字未提，俄狄浦斯发现忒拜贵族们“不肯听信他的话”，他警觉到这其中隐藏着重大的政治危险，所以，他马上召唤寄望于他的民众，并首先为自己开脱，俄狄浦斯的“僭主”性情逐渐暴露出来：

我要对全体人民说话。
因为，我是在这血案发生之后才成为一个忒拜人的。
所以，对这血案既不知情，对这神谕也不明白。（行 218-220）

随后，俄狄浦斯慷慨陈词，表面上是说要严酷地惩罚杀死老王的凶手，其实在强调他的命令不可忤逆：

对于那些不服从我命令的人，我求众神
罚他们的土地不结果实，女人不孕孩子，
罚他们在当前的瘟疫或一场更可怕的灾难中死亡。
但是，对于你们这些听从我命令的
卡德摩斯的忠实后人，愿我们的盟友正义女神，
还有别的神，永远好心保佑你们。（行 269-74）

这番恐怖的诅咒将俄狄浦斯的“僭主”性情暴露无遗：他将严酷的惩罚冠以众神的名义，又将众神的救护冠以自己的名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肯听信我俄狄浦斯的话，即便祈求诸神也没有用。然而，歌队长临危不惧作出答复：他首先还是主张让福波斯来解答凶手是谁，但被俄狄浦斯驳回了：“你说的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逼神灵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行 280-81）歌队长又准备提出第二个办法，但未及说出，就被俄狄浦斯粗暴地打断了，显然是嫌歌队长啰嗦：“如果还有第三个办法，也请说出来。”（行 283）歌队长作为贵族确有贵族的风度，他不慌不忙好言相告，说出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言辞：

ἄνακτ' ἄνακτι ταῦθ' ὀρῶντ' ἐπίσταμαι
μάλιστα Φοῖβω Τειρεσίαν, παρ' οὗ τις ἄν
σκοπῶν τάδ', ὦναξ, ἐκμάθοι σαφέστατα.
我知道（我们的）主忒瑞西阿斯
与（我们的）主福波斯的神意最一致，从这位
探求者那里，（我们的）主哦，或许你能把这些事情彻底弄个明白。
（行 284-86，强调为笔者所加）

这是《俄狄浦斯僭主》第一次提到忒瑞西阿斯先知的名字。我们发现，在这三行诗中，ἄναξ [主] 这个词分别以宾格（ἄνακτ'）、与格（ἄνακτι）和呼格（ὦναξ）形式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歌队长为忒瑞西阿斯先知冠以 ἄνακτ' [主

] 这个称谓，以至于 ἄνακτ' [主] 后来成了表明忒瑞西阿斯先知身份的固定用法（《牛津希英辞典》，前揭，页 114）；第二次以 ἄνακτι [主] 称呼福波斯（即阿波罗）神；第三次是以 ἄναξ [王] 称呼俄狄浦斯。作为贵族代表，歌队长不仅将忒瑞西阿斯与福波斯—阿波罗和俄狄浦斯同列为 ἄνακτ' [主]，而且在三者中首推忒瑞西阿斯作为 ἄνακτ' [主]：ἄνακτ' ἄνακτι ταῦθ' ὀρῶντ' ἐπίσταμαι / μάλιστα Φοῖβω Τειρεσίαν [我知道（我们的）主忒瑞西阿斯与我主福波斯的神意最一致] 这两行诗将 ἄνακτ' [主] …… Τειρεσίαν [忒瑞西阿斯] 放在首尾，构成框型结构，ἄνακτι [主] …… Φοῖβω [福波斯] 就处在这个框型结构之中了。如此以来，作为 ἄνακτ' [主] 的忒瑞西阿斯就处在作为 ἄνακτι [主] 福波斯的前面，而作为人的 Τειρεσίαν [忒瑞西阿斯] 就处在 Φοῖβω [福波斯] 神的后面，如此巧妙的词序排列足以见出，在忒拜人（或索福克勒斯）心目中，先知忒瑞西阿斯作为 ἄνακτ' [主] 具有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这种地位甚至超过了作为 ἄνακτι [主] 的福波斯神。³

歌队长向俄狄浦斯表明，只有请教忒瑞西阿斯先知，才能弄清楚忒拜城瘟疫肆虐的根由。由此可知，俄狄浦斯根本不了解忒瑞西阿斯先知在忒拜人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而不了解忒瑞西阿斯先知，就是对忒拜城的历史无知。但歌队长这段话还是遭到俄狄浦斯的反驳（行 287-89）：

这件事我也不曾忽视，
克瑞昂提议后，我两次派人去请他，
可是不知道他为何这么多时了还不到。

俄狄浦斯的意思是，你们贵族想到的我早都做过了，而且做了两遍，还顺便谴责忒瑞西阿斯“请不动”，无非是想挑拨歌队长不要信赖先知，言下之意是：只有他俄狄浦斯值得信赖。可歌队长不为所动，在谈到有无老王遭杀害的目击证人时，巧妙地批评了俄狄浦斯的“僭主”做派（行 294-5）。对此，俄狄浦斯的回应是：“不怕事情的人不会怕一句话。”（行 296）这句话表面上是说：那个证人既然有胆量目睹老王被杀的恐怖事情，就不会怕我的诅咒；但俄狄浦斯的潜台词是：我说几句诅咒的话你们就害怕了，我的恐怖手段你们还没有见识过呢！就在这关节眼上，忒瑞西阿斯先知出场了：

可有人将揭发他：是的，他们
终于把这位神样的先知带来了，他
是人间唯一拥有真理的人。（行 297-9）

歌队长这番话无疑是对俄狄浦斯的沉重打击：说这位“神样的先知”是“人间唯一拥有真理的人”，等于抨击俄狄浦斯作为“僭主”尽管有铁腕却没有智慧——诗人在此向我们托出了“僭主与真理”或“僭政与智慧”的关系这一政治科学的恒久主题。⁴

二

³ 笔者依罗念生先生将 Τειρεσίαν 译为“忒瑞西阿斯”，而不采用张竹明先生的译法“特瑞西阿斯”，理由在于：若以“忒拜”来对译 Θῆβαι，则“忒瑞西阿斯”中的“忒”字恰可表明先知与忒拜城非同寻常的关系。

⁴ 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何地译，观溟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先知忒瑞西阿斯的出场，将《俄狄浦斯僭主》的“第一场”分成了两部分：上述俄狄浦斯与歌队长的交锋（行 215-99）是第一部分，这部分情节的作用是铺垫，目的是引出忒瑞西阿斯先知；第二部分是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先知的对峙（行 300-462），这部分情节是“第一场”的重心，准确地说，这部分才是描摹先知与僭主关系的戏段。

方才歌队长告诉俄狄浦斯，“神样的先知”忒瑞西阿斯是“人间唯一拥有真理的人”，一定是这话让俄狄浦斯慌了神，先知一出场，俄狄浦斯的反应与此前的飞扬跋扈判若两人：

哦，通晓一切的忒瑞西阿斯啊：
可以传言的和无法传言的，天上的和地上的。
你虽然看不见，但是知道我们城邦
遭到了什么样的瘟疫：我们知道，
主啊，你是唯一的领路人和救星。（行 300-04）

“哦”——俄狄浦斯首先一声惊呼：方才他还在说先知的坏话，如今却附和歌队长说先知“通晓一切”；方才他还告诫歌队长，“只要肯听信我的话……你就有希望”，如今却将“唯一的领路人和救星”的高帽子戴在了忒瑞西阿斯头上，这种匪夷所思的前后矛盾，再次暴露了俄狄浦斯僭主的多变性情：我们发现，他怕忒瑞西阿斯——僭主害怕有智慧的人。俄狄浦斯接着对先知说：

……
现在就请你别拒绝，或者根据鸟声，
或者用你所掌握的其它占卜术，
拯救你自己，拯救城邦，拯救我，
拯救被死者污染的一切。
我们全靠你啦！人生最高尚的目标
在于尽其所有、尽其所能帮助别人。（行 310-15）

俄狄浦斯这一番前后矛盾、乖张多变的说辞，无非想告诉忒拜贵族和忒拜民众：如果忒瑞西阿斯真能用占卜术拯救城邦，那首先是出于他的自私自利，甚至难说是出于他觊觎我的权位，城邦和我只是捎带受益而已；如果城邦真能因此受益，那也是我的功劳，要不是我告诫忒瑞西阿斯，不要因为“嫉妒”而拒绝拯救城邦，他是不会为城邦效力的，要不是我告诉他“人生最高尚的目标”是什么，忒瑞西阿斯根本就不懂得“帮助别人”。

俄狄浦斯话中有话，先知自然心知肚明，可是他回应俄狄浦斯的话更是莫名其妙：

哎呀，哎呀！有智慧（φρονεῖν）多么可怕，如果这
对于有智者（φρονοῦντι）没有益处！……（行 316-17）

先知这番话的关键词是 φρονεῖν [有智慧] 和 φρονοῦντι [有智者]，这里的“有智慧”至少有三重意思：最表面的意思是，先知指自己掌握占卜术，

俄狄浦斯也因此说先知“通晓一切”，最后却要先知将“尽其所有、尽其所能帮助别人”作为“人生最高尚的目标”，这让忒瑞西阿斯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他知道“帮助别人”对于他没有益处，遑论作为他“人生最高尚的目标”了；其次，这里的“有智慧”也指忒瑞西阿斯知道俄狄浦斯就是杀死老国王的凶手。然而，并非只有先知一人知道这件事：后来，王后伊俄卡斯特告诉俄狄浦斯，拉伊俄斯的一个仆人亲眼目睹了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在俄狄浦斯被拥立为王后，这个仆人因为害怕而躲到乡间牧场上去了（行 756-764）；而且通过这个仆人（即后来的牧人）与报信人对质，俄狄浦斯还证明，正是这位仆人当初欲将他抛弃在基泰戎山（Kithairon）上（1110-1186），从而彻底揭开了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真相，导致伊俄卡斯特自杀和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悲惨结局。忒瑞西阿斯先知不愿这一切发生，他因此慨叹有智慧是可怕的事情。

“有智慧”的第三重意思，是指俄狄浦斯有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智慧，先明白这种智慧是可怕和智慧，因为它将为俄狄浦斯本人带来灾难。赫西俄德在《神谱》中说，斯芬克斯“毁灭了卡德摩斯的后裔”（行 326）。关于斯芬克斯如何“毁灭了卡德摩斯的后裔”，阿波罗多洛斯的《希腊神话轶闻集》记述最详，⁵说斯芬克斯是天后赫拉派来祸害忒拜人的，她从缪斯女神那里学了一个谜语，让忒拜人猜，凡猜不中者，斯芬克斯便吃掉他。“斯芬克斯之谜”是这样问的：

τί ἐστὶν ὃ μίαν ἔχον φωνὴν τετράπουν καὶ δίπουν καὶ τρίπουν γίνεται:

这是什么东西？它有一种声音，却有四只脚、两只脚和三只脚？（III, V, 8）

τί ἐστὶν.....; [什么是……?] 这个谜语乍听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斯芬克斯是厄喀德那（Echidena）和堤丰（Typhon）所生的女妖，这个谜语是她从缪斯女神那儿学来的——形而上学果然与女性关系密切。这里的 φωνὴν [声音] 既可以指人的声音，也可以指动物的声音，甚至也指无生命的自然物发出的声音（《牛津希英辞典》，前揭，页 1967-68）；而-πουν [脚]，既可以指人的脚，也可以指动物的足，甚至也指器物或大山的山脚或底部（《牛津希英辞典》，前揭，页 1456-57）。然而，谜语问的就是 τί [什么] 而非 τίς [谁]；我们知道，俄狄浦斯的答案是“人”（ἄνθρωπον），从而揭开了谜底，这说明，在缪斯看来，ἄνθρωπον [人] 就是这个 τί [什么东西]，人比之于动物和其他自然物的不同之处，只是会发“一种”人声，并且从出生到老年，“脚”的数量会发生“四而二、二而三”的变化而已；猜不出谜语，等于人连自己最基本的面目都看不清——“不认识自己”的人就应该死，所以斯芬克斯把他们都吃了。

既然俄狄浦斯知道谜底，说明他认识人，尽管他仅仅认识会发“一种”人声、“脚”的数量从出生到老年会发生变化的“人”。然而，忒瑞西阿斯知道，俄狄浦斯关于人的这种智慧对其本人有害无益：可明明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挽救了忒拜人的生命，为何又说俄狄浦斯的智慧有害？我们往下听。忒瑞西阿斯先知接着发出慨叹：

……这些我非常

清楚，却毁（忘记）了（διώλεσ’），否则我是不会到这儿来的。（行 317-18）

⁵ Apollodorus, 《希腊神话轶闻集》，前揭；参见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前揭。

διώλεσ' 这个动词的原意是“毁灭”，“忘记”是其引申义。有趣的是，在句中，这个动词由于词尾省去了元音，词形既可以是不定过去时态的“单数第一人称”变位，也可以是同一时态的“单数第三人称”变位，因此，句子的主语既可以是忒瑞西阿斯，也可以指俄狄浦斯：如果主语是忒瑞西阿斯，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忘记了我非常清楚的道理，否则我是不会到这儿来的”等于先知在自我责备；但如果主语指俄狄浦斯，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毁了我非常清楚的那些事情，否则我是不会到这儿来的”，等于先知认为自己不得不过来。究竟是“我忘了”还是“你毁了”？俄狄浦斯听得稀里糊涂，难怪他向忒瑞西阿斯先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τί δ' ἔστιν; ὡς ἄθυμος εἰσελήλυθας.
什么？你人来了却这么没血气。（行 319）

俄狄浦斯的问题多了一个连词 δ'，但乍听上去，他的问法和斯芬克斯之谜的开头一模一样，都是 τί ἔστιν.....; [什么是……？] 按阿波罗多洛斯的说法，斯芬克斯之谜源于缪斯女神，既然凡人俄狄浦斯也知道谜底，说明他天赋有形而上学的智慧。我们知道，赫拉打发斯芬克斯来是要她祸害忒拜人的，为什么偏偏打发斯芬克斯来？就因为斯芬克斯从缪斯女神那儿学到了这个形而上学的谜语，这说明形而上学有害。然而，俄狄浦斯又凭着他的形而上学智慧解救了忒拜人，这也说明形而上学有益：原来，形而上学是一把双刃剑，俄狄浦斯握有的这把双刃剑对忒拜人有益，对他自己有害。

俄狄浦斯问 τί δ' ἔστιν; [什么？] 是要忒瑞西阿斯先知把上述那几句话解释清楚，于是他责备先知 ἄθυμος [没血气]，俄狄浦斯当然是指先知没有他那样的血气，这是怎样的血气呢？先知听了俄狄浦斯的责备，回答说：

放我回家吧。你的事你很容易对付过去，
我的事我自己也容易对付，如果你答应放我回去。（行 320-21）

先知碰到难题就想“回家”，的确“没血气”，俄狄浦斯于是又摆出“僭主”姿态：

你的话不合法，对养育你的城邦不热爱，
因为你知道秘密不肯说出来。（行 322-23）

俄狄浦斯将问题上升到是否“合法”的高度，说忒瑞西阿斯先知“不合法”，等于说他该受惩罚：原来，俄狄浦斯的“血气”就是“对城邦的热爱”就是对“荣誉”的热爱，⁶也是“将知道的秘密说出来”的“血气”，俄狄浦斯这里所谓“秘密”指“谁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听了僭主的话，先知回答说

我看你的话没说到点子上，
我不说就不会遭受同样的 (ταὐτὸν πάθω) (行 324-25)

先知显然否认他“不合法”，也否认他“不热爱城邦”；他“知道秘密不

⁶ 刘小枫，〈哲人王俄狄浦斯〉，见氏著《昭告幽微：古希腊诗品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页169-70。

肯说出来”，只因为“怕遭受同样的……”：先知欲言又止，我们很迷惑，“同样的……”究竟指什么？这里的 $\pi\acute{\alpha}\theta\omega$ [遭受] 既可以指遭受厄运，也可以指遭受好运；如果指遭受同样的厄运，那就是指与俄狄浦斯一样戳瞎双眼后流浪异邦，可先知的眼睛本身就是瞎的？如果指遭受同样的好运，难道指与俄狄浦斯一样被忒拜人拥立为王吗？先知说俄狄浦斯“没说到点子上”，恐怕指俄狄浦斯所谓“秘密”与先知所谓“同样的……”不是一回事。让我们先放下这些疑问，接着听俄狄浦斯的回应：

看在众神的份上，如果你知道，请别走，
我们这些乞援人全都跪下求 ($\pi\rho\omicron\sigma\kappa\nu\omicron\upsilon\mu\epsilon\nu$) 你啦！（行 326-27）

$\pi\rho\omicron\sigma\kappa\nu\omicron\upsilon\mu\epsilon\nu$ 原意是“匍匐在前亲吻”，表示“彻底俯首称服”：显然，俄狄浦斯从先知的回答中恍然有悟，要不他不会说出这么低三下四的话来，也再次暴露了僭主的多变性情。可先知不为所动：

你们都甭想知道 ($\omicron\upsilon\ \phi\rho\omicron\nu\epsilon\acute{\iota}\tau'$)。我永远不会暴露
我的不幸，以免我说出你的不幸。（行 328-29）

这里的 $\phi\rho\omicron\nu\epsilon\acute{\iota}\tau'$ 同样充满歧义：由于词尾省去了元音，它可以是第二人称复数的直陈、命令或祈愿语气中的任何一种变位形式，我们不妨认为这个词同时表达了三种意涵：先知认为“你们不知道、不该知道也甭想知道”。既然先知说“你们不知道、不该知道也甭想知道”，说明先知“知道”，先知认为他“知道的事情”就是他的“不幸”，他之所以不说出来，就是为了不给俄狄浦斯带来不幸，说明先知并非不热爱城邦，因为城邦的后面就是俄狄浦斯。然而，俄狄浦斯不明白先知的良苦用心，发出暴怒，说先知“知道这秘密不告诉我们”，是“存心背叛我们”，想“毁灭城邦”，还说先知是“坏人中最坏的人” ($\kappa\alpha\kappa\acute{\omega}\nu\ \kappa\acute{\alpha}\kappa\iota\sigma\tau\epsilon$)（行 330-44），先知再三劝说，俄狄浦斯就是听不进去，他越来越有“血气”，脾气越发越大，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是的，我太生气了。事实上我要把心里想的
毫无保留讲出来。你听着，照我看，
你参与策划了那起血案，除了亲手杀人之外，
你什么都参与了。如果你不是个瞎子，
我要说，事情是你一个人干的。（行 345-9）

俄狄浦斯僭主代表城邦对先知提出“死亡”指控，可先知临危不惧，乘着俄狄浦斯被“血气”冲昏了头，再三说出“你就是那污染这地方的罪犯”（行 353）、“你就是你正在追查的凶手”（行 362）、“你以想不到的可耻和自己最亲近的亲人生活在一起”（行 366-7），并预言了俄狄浦斯的悲惨结局（行 372-7）。听了这番话，俄狄浦斯开始怀疑忒瑞西阿斯先知与克瑞昂串通一气来陷害他，他进而深信，克瑞昂因为觊觎他的“财富和王权”（行 380）“收买了”忒瑞西阿斯，所以他质问先知：

喂，劳驾告诉我，你何曾表明过

你是个高明的先知？
那只用诗歌说谜语的狗在这里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话，不出来拯救同胞？（行 390-93）

是啊，我们也很奇怪：当初，忒瑞西阿斯先知为何不出来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以“拯救同胞”呢？俄狄浦斯正是想以此证明忒瑞西阿斯根本没有智慧而真正有智慧的是他自己。他进而重申先知是克瑞昂的同谋，并威胁要让先知“尝到苦头”（行 404）。这时，歌队长代表忒拜贵族出来劝和，说“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能够最好地实现神的指示”（行 405-8），竟然对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以“拯救同胞”的智慧只字不提。忒瑞西阿斯先知接过歌队长的话头，说了一番关于“奴隶和主人”的道理：

诚然你是国王，但是至少辩驳的权利
必须认为彼此同等；这方面我也是一个主人。
我或者不是你的奴隶，只是洛克西阿斯的仆人。
因此，我也不会登记在克瑞昂的被庇护人名册上。（行 408-11）

忒瑞西阿斯认为，就“辩驳”而言“我也是一个主人”。我们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知道，爱智慧的手段就是“辩驳”，爱智慧者（也就是哲人）只有在“辩驳”中才是“自己的主人”，一个自由人；“国王”剥夺“辩驳的权利”，或成为某人的“被庇护人”，等于将爱智慧者变成奴隶，也等于要了哲人的命。显然，忒瑞西阿斯的智慧与俄狄浦斯的智慧根本不是一回事，先知心中的秘密与僭主追究的秘密也不是一回事：俄狄浦斯认为智慧就是他自己天赋的、能解开“斯芬克斯之谜”的形而上学智慧，可先知认为智慧来自神，他只是太阳神的仆人，在这一点上，先知与忒拜贵族们站在一边。

紧接着，忒瑞西阿斯先知挑明了俄狄浦斯的身世（行 412-26），僭主则恼羞成怒，情绪失控，大骂先知“该死的东西，还不快滚”（行 430），引来两人几番争执（行 437-444）：这段言辞激烈的“辩驳”，为我们呈现出俄狄浦斯僭主与忒瑞西阿斯先知分歧的焦点：原来，天赋有形而上学智慧的俄狄浦斯，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的人，仿佛“从天而降”，何言在城邦之中？能够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拯以救城邦的俄狄浦斯，却解不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来解救自己，这是莫大的讽刺。可俄狄浦斯仍执迷不悟，认为他的形而上学智慧为他带来了“好运”，可先知认为带来的恰恰是“厄运”，我们终于明白：先知害怕“遭受同样的（ $\tau\alpha\upsilon\tau\acute{o}\nu\ \pi\acute{\alpha}\theta\omega$ ）……”（行 325）中的 $\tau\alpha\upsilon\tau\acute{o}\nu$ 既指“好运”又指“厄运”。然而，俄狄浦斯说“我自己无所谓，只要救了城邦”——话说到这里，先知发现俄狄浦斯已无可救药，便准备离去。俄狄浦斯说：“好，……你走了，就不再有人惹我烦恼。”（行 445-446）这句话又把准备离去的先知激回来了：

我要等说完我何以来此再走，
我不怕你，因为，你绝不会（ $\text{o}\acute{\upsilon}\ \dots\ \acute{\omicron}\pi\omicron\upsilon$ ）杀我。（行 447-48）

先知从容不迫，紧接着再次揭露了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真相，随后离去：既然揭露此真相就是先知此来的目的，那么，先知所要保守的秘密就不是此真

相，因为先知早就说过，“我永远不会暴露我的不幸，所以我也不会说出你的不幸（τῶμ', ὡς ἂν εἶπω μὴ τὰ σ', ἐκφῆνω κακά）。”（行 328-29）在这句话里，τῶμ'... [我的...] 和 τὰ σ'... [你的...] 修饰“同一个”κακά [不幸]，说明先知和僭主拥有同样的“不幸”；如果先知所谓“你的不幸”，就指俄狄浦斯天赋的形而上学智慧，那么，先知一定也拥有这种“智慧”。先知和僭主的不同，仅仅在于先知永远不会暴露这种“不幸”，所以，先知当初没有挺身而出，为忒拜人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杀死了拉伊俄斯也就是他的父亲，而恰恰肇端于他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因此，说出形而上学的智慧对城邦有益，对拥有形而上学智慧的人有害，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智慧一旦“暴露”就成了“不幸”，这才是忒瑞西阿斯先心中秘密。

三

忒瑞西阿斯先知离去后，歌队唱起了“第一合唱歌”，基调仍然是“神正论”，但与“进场歌”只祈求诸神不同，忒拜贵族的注意力明显由神转向了人。“第一曲首节”和“第一曲次节”矛头直指杀死老王、玷污城邦的罪犯，但忒拜贵族同样只信赖诸神和神谕，对当今国王俄狄浦斯只字不提：“第一曲首节”第一句话就说“德尔斐石窟传来神谕”（行 463）：是神谕，而非先知或别的什么人，指出杀害老王的罪犯导致了瘟疫；是“用宙斯的火与电武装起来的阿波罗”（行 469）和命运之神，而非当今国王俄狄浦斯，对φυγᾶ [慌忙逃窜]（行 468）的罪犯ἔπονται [紧追不舍]（行 470）。“第一曲次节”与“第一曲首节”构成“复调”，唱出了神的正义和罪犯的命运，可谓动人心弦：“帕尔那索思山发出的神谕/要大家寻找那个隐藏的罪人”（行 473-4）；ἀεὶ ζῶντα περιποτᾶται [无可逃避]的神谕，让ἀπονοσφίζων [努力摆脱]（行 479）的罪犯无处可逃。

“第二曲首节”和“第二曲次节”是“第一合唱歌”的重心。“第二曲首节”由关注先知的预言转入对俄狄浦斯的评价（行 485-495）：歌队首先表示，先知向俄狄浦斯发出的“预言”令人“恐怖”，但同时表示这预言“不可思议也不可反驳”（行 485-7），似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先知的预言，因为，面对当今国王俄狄浦斯和先知的争执，说“参不透”，又说对“当前和未来都看不清”，差不多站到了先知一边；然而，接下来八行诗却反过来为俄狄浦斯辩护歌队表示，目前尚无法βασανίζων βασάνω [用试金石来检验]（行 491）俄狄浦斯的ἐπίδαμον φάτιν [口碑]（行 492），也无法“反击尚未揭发的人制造的死亡”（行 492）。

“第二曲次节”与“第二曲首节”同样构成复调，“第二曲次节”一开始就赞美宙斯和阿波罗ξυνετοῖ [有智慧]，“看得清有死之人”，进而对先知的智慧表示怀疑：“说凡人中的先知比我懂得更多”，并没有κρίσις...ἀλαθής [可靠证据]，尽管σοφία δ' ἂν σοφίαν παραμείγειεν ἄνθρωπος [人渴望在智慧上出类拔萃]（行 502-3）。歌队接着正面评价了俄狄浦斯，认为他面对“长翅膀的妖女”的所作所为就是βασάνω [试金石]，可以证明他是σοφὸς [有智慧的人]，而且ἀδύπολις [对城邦忠心耿耿]（行 506-9）。最后，忒拜贵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ἀπ' ἐμᾶς φρενὸς）：οὔ ποτ' ὀφλήσει κακίαν [他永远不会受惩罚]。

“第一合唱歌”表明，在“诸神”、“忒瑞西阿斯先知”和“俄狄浦斯僭主”三者之间，忒拜贵族始终将“诸神”放在首位，并最终站到了“俄狄浦斯

僭主”一边，对“忒瑞西阿斯先知”的智慧则表示深刻质疑。如前文所述，“第一合唱歌”的重心是“第二曲首节”和“第二曲次节”。我们发现，这两节合唱的关键词是 βασιάνω [试金石]：“第二曲首节”指出尚没有 βασιάνω [试金石] 来评判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先知争执；“第二曲次节”则表示，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就是 βασιάνω [试金石]，证明俄狄浦斯“有智慧”而且“对城邦忠心耿耿”。然而，“破解斯芬克斯之谜”作为 βασιάνω [试金石] 并不能证明忒瑞西阿斯先知的预言有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狄浦斯“永远不会受惩罚”只是忒拜贵族的“一厢情愿”（ἀπ’ ἐμᾶς φρενὸς）。

我们的问题是：诗人在此两次使用 βασιάνω [试金石] 这个词，究竟有何用意？在存世的古希腊古典文本中，《牛津希英辞典》βάσανος [试金石] 词条首推伟大的贵族派抒情诗人忒奥格尼斯（Theognis）。《忒奥格尼斯哀歌集》（ΘΕΟΓΝΙΔΟΣ ΕΛΕΓΙΩΝ A）近 1400 行，⁷其中反复吟唱了 βάσανος [试金石] 和 χρυσός [黄金] 主题，强调 λόγος [理性] 与 δόλος [狡诈] 对立，这是在民主时代来临之际，为每况愈下的贵族精神忧心而歌。⁸如此说来，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僭主》“第一合唱歌”的核心环节，即“第二曲首节”和“第二曲次节”中，两次使用 βασιάνω [试金石] 这个词，并前后呼应，是在借忒拜长老之口重申“贵族品格”。然而，我们旋即发现，忒拜长老口中的“贵族品格”，已然与忒奥格尼斯所吟唱的贵族精神大相径庭：忒奥格尼斯的贵族精神的内核是 λόγος [理性] 或 νοός [心智]，而忒拜长老口中的“贵族品格”的内核是斯芬克斯之谜式的“形而上学”；忒奥格尼斯的贵族精神强调 λόγος [理性] 与 δόλος [狡诈] 或贵族与“所有人”的对立，而忒拜长老口中的“贵族品格”强调 σοφὸς [有智慧的人] 要 ἀδύπολις [对城邦忠心耿耿]；忒奥格尼斯的贵族精神体现为 χρύσεος [黄金般的] 贵族人格，而忒拜长老口中的“贵族品格”体现为俄狄浦斯式的 σοφὸς [有智慧的人]。如前所述，由俄狄浦斯所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表明，人（ἄνθρωπος）只是一样东西（τί），比之于动物和其他自然物，人只是会发“一种”人声，并且从出生到老年，“脚”的数量会发生“四而二、二而三”的变化而已，这样的人无疑是最低级的人，能解开这样的谜语，说明俄狄浦斯只具备关于人的最低级的认识，忒瑞西阿斯先知嘲讽俄狄浦斯“最善于解暗示猜谜语”（行 440），就是这个意思。

索福克勒斯通过僭主与先知的对峙告诉我们：俄狄浦斯式的僭主只懂得作为一样东西（τί）的人（ἄνθρωπος），而不懂得“真正的人”是 χρύσεος [黄金般的] 贵族，这就是古希腊民主时代的精神现状。盲目的忒瑞西阿斯先知临走时撂给俄狄浦斯僭主一句话：

……我这些话

请你深入其中想个透彻（ἴων εἴσω λογίζου），如果我说的有错，
那时再来骂我没有先知预言的本领。（行 460-2）

ἴων εἴσω λογίζου [请你深入其中想个透彻]，这是先知最后的告诫。然而，

⁷ 哈里森（E. Harrison）编注，《忒奥格尼斯研究》（Studies in Theognis, together with A Text of the Poems, Cambridge, 1902；亦参哈德逊—威廉姆斯（T. Hudson-Williams）编著，《忒奥格尼斯哀歌集》（The Elegies of Theognis, and other Elegies included in the Theognidean Sylloge, London, 1910）；亦参盖尔博（Douglas E. Gerber）编译，《希腊哀歌集》（Greek Elegiac Poetr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London 1999）。英译本参见弗雷里（John Hookham Frere）译释，《忒奥格尼斯文本复原》（Theognis Restitutues., Malta, 1842）。

⁸ 刘小枫，〈诗风日下〉，见氏著《昭告幽微：古希腊诗品读》，前揭。

民主时代的人们已经来不及“深入其中想个透彻”，所以，他们的命运注定和僭主俄狄浦斯一样：戳瞎自己的双眼，流浪在异乡。